

慈母心



# 慈母心

戴樂爾著  
梅晉良譯

上海時光報館印行

# 目錄

導言.....三

慈母逆子.....五

惡耗——怨天尤人.....二二

一個真誠的傳道者.....三六

牧師被難.....五一

船主暢論計日線.....七一

船上人爭相問詢.....八八

神秘的引導.....一〇七

岔路上的徘徊.....一二五

水深火熱中的救星.....一三

回頭是岸.....三一

滿腹躊躇的船主.....四二

衆說紛紜莫衷一是.....六一

奇怪人講奇怪道.....七九

有人掉在海裏了！.....九九

聖經預言的說明.....一一六

最後的一幕.....一三五

## 導言

這部書的著者美國查理士·戴樂爾 (Charles L. Taylor)，是一位極虔誠的基督徒，十七歲時就獻身爲主服務了。半生從事教育工作。曾執教於加利福尼亞、喬治亞、華盛頓、明尼蘇達、俄亥俄、及米支西等州的學校，最後他在麻省以馬內利大學結束他的教書生活。他更在一家著名的大療養院裏，當過多年的牧師，所以和一般患病苦痛的人，有極密切的接近。

他是一位好學不倦的學者，一生最喜研究的著作，就是聖經。他的作品如行雲流水富有動人的風格，此種特點可在他的許多論宗教的短文中看出來。他在世最後二年被病魔所累，多半光陰消磨在病榻之中，但是他的兩部著作 *A Neighbourhood Transformer* 和 *慈母心* (The Marked Bible) 都是在病期中的創作。

在本書中，他將一幅陷入偏見及罪惡之中的人，如何奮鬥以求光明和真理的圖畫，很忠實的貢獻於讀者之前。他描寫一位謙虛信德的智慧，以及聖道之領人得勝的能力。本書對於生活方面的描寫，及所提出反對上帝真理的引證，無一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實況。著者用真理解釋前者的意義，用真理指出後者的錯誤，目的是要引領讀者進入聖道的正路。

本書英文原本出版十餘年來，銷數已達百萬之上，譯成其他文字者有十種之多。現由梅忠達先生改譯成中文。盼望讀者能藉此對上帝的律法有更透澈的了解。





## 第一章

## 慈母逆子

「算了吧！我請你不要再講了！你老是一天到晚嘮嘮叨叨的，我聽得討厭極了，現在我再也不要聽了。你說基督教好，那末請你儘管自己去相信就是了，但不要把家庭生活弄得地獄般的煩惱。」

「唉！但是你可總不要把你父親忘了啊。他臨死的當兒，還一心的放不下你呢。你那時還小，大約不記得吧！他把我叫到他牀邊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……」

「母親，你還要講麼？我方纔對你說的話，你竟當作耳邊風麼？我已經打定主意，決不再聽這種話了。老實告訴你吧，再過一星期，我就要遠涉重洋，到外國去了。我在家裏還有這不多幾天的光陰，可否請你大發慈悲，讓我安安逸逸的過幾天吧，謝謝你！」

魏龍生夫人是一位機智多能的慈母，十五年來，她是孤伶伶的獨自一人，在這茫茫無所歸宿的大地之上，與環境奮鬥，與飢寒肉搏，始終想竭力保守她的兒子，不叫他受外界惡潮流的感化。無論日夜，每逢禱告的時候，「浩祿」這個名字總沒有離她的口。

現在浩祿長大了，怪她嘮叨，其實她何嘗嘮叨，她是一位足智多謀的良母，當然知道怎樣在適當

的時候，用適當的方法勸戒兒子，決不會像一般不明教養兒童原理的婦女，說許多無用的閒話，反麻木了兒童的服從心。再說近兩年來，浩祿的年紀長大，已到了成人的地步，自然應該有自治的心志和能力；所以她更不應用逆耳的言語，激他發怒。不過有時爲盡她做母親的責任，不得不見機而作，從旁勸導而已。

浩祿的父親去世時，浩祿纔八歲。他生下來的時候，他父母之唯一的心願，就是希望這孩子日後長大成人，能把一生的光陰才力，奉獻於那位創造宇宙的主宰，爲耶穌——捨身救世的耶穌——勞力，宣傳福音，爲一般掙扎於苦海的蒼生謀福利，超拔人羣，做一個功高德厚的傳道者。這個希望，確是個極高尚，極純潔的希望。浩祿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，活潑可愛，並且從小就顯出一種愛慕上帝之事的傾向，顯見得他們的心願一定會有成全的一天，那時他們夫婦倆的快樂，自不待言了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世事的變遷，本不是人們所能逆料的。浩祿的父親竟在他八歲的那年，被疾病的波浪捲倒了。初時因爲要望痊愈，便到處去求醫問藥，却不知病勢反一天一天的有加無減。幾個月中，那重重疊疊的藥方，非但把他們平日辛辛苦苦爲浩祿積蓄的教育費如數侵吞，連家中日用的常物，也被掃蕩殆盡。歸根結底，浩祿的父親，還是逃不過那條人人必經的黃泉之路。他在人生舞台上的最後一幕，便是把他的妻子和兒子叫來，重新禱告一番，求上帝紀念他們當初的心願，施出神秘和偉大的力量，使浩祿做一個人上之人——救人的傳道者。

「上帝畢竟聽不聽人的呼求，畢竟應不應人的祈禱呢？」近兩年來，魏夫人的腦筋中，不時的蕩

漾着這兩個問題。因她儘管呼求，儘管流淚，儘管奮鬪，她的浩祿，却儘管在惡勢力的陶冶之下，隨波逐流，明而且顯的步步墮落，離棄了道德。他對於一切屬上帝之事以及神聖的教訓，無不表示絕對的厭惡。

本篇故事開始的時候，浩祿已成了一個賭徒，醉漢，盜賊。諸位要知道浩祿的祖父，原是個目無法紀的惡棍，末後死在斷頭台上。浩祿現今的行爲，恰是他祖父的寫照。聖經說：「恨我（上帝）的，我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」這話難道真要在他身上應驗麼？唉！慈母的心碎了。可憐的魏夫人，竟由希望而生疑懼，因疑懼而漸絕望了。前途茫茫，人生黑暗，莫此爲甚了。

恰巧鄰舍家中出了一樁罪案，大家都疑心是浩祿幹的。在魏夫人心裏，本不相信自己的兒子會幹這件事的——其實也不願相信。無奈她心上的那一塊大石，總是放不下來，逼不得已，纔開始向兒子又進一次的忠告。不道纔一開口，就遭了這最後最大的一棍，直把她打到完全失望的地步。浩祿已經拒絕——完全的拒絕——一切勸他改進行爲的論調，永遠的不要再聽善言了。實在呢，魏夫人也沒有多少機會再可以勸他了；因他已經說明，不久就要出門，沒有幾天在家了；況且他這次出走，形跡真有點可疑，說不定是畏罪而逃的吧！

「唉，我兒！我兒！我常是爲你祈求，祈求上帝使你長成一個高貴虔誠的人，並且用你爲祂服務。我已經盡了我的一切本能，保守你，教養你，希望你不爲惡社會的奔流所沖倒，也相信你不至墮落。可是現在呢，你竟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匪徒。你竟痛恨宗教！你竟把孤獨的老母親同仇人，唉，祿



兒！祿兒！我的寶貝！我的性命！你真要撕碎我的心麼？你真要叫我絕望麼？還是尚有回轉的一天呢？「魏夫人因兒子的叛逆，完全拒絕了宗教的感化和慈母的勸戒，因而悲慟至於極點，繼這樣的吞聲飲泣，獨自怨嘆。

正當此時，浩祿已一溜煙的同了幾個墮落青年，到一家酒店裏談笑取樂去了。酒後放浪，便肆意妄爲的謗天襲地，甚至咒罵上帝說：「上帝如果有靈，爲甚麼不顯些本領給我看看？」因爲離家不遠，這種聲浪却一陣陣的傳到這位愁腸寸斷的慈母耳中，與她的嘆息之聲相響應。唉，墮落！墮落！他竟這樣的墮落！

上帝聽見麼？還是不聽見呀？仁慈爲懷的上帝，竟置寡母的祈禱於不顧麼？慈母的苦心，多年的勞碌，犧牲，撫養，希望，難道都要歸於徒然麼？——感謝上帝，決計不會的。

「慈母的心，慈母的靈，

你的禱告，不要以爲上帝不聽。

祂是你的上帝，也是你兒子的上帝；

祂等着，祂守着，總有一天，

祂要成全你的兒子，使他玉潔冰清。

「不要喪膽，不要灰心；

你的禱告，不要以爲上帝不聽。

信托罷！無論柳暗花明，

無論山窮水盡；

祂知道，祂知道，知道你的苦衷；

終有一天，要安慰你的心靈。」

魏夫人的處境，至此黑暗已極。漫漫人生的長夜，不知何時破曉；累累塵世的重擔，不知何時脫身。在這樣身心苦悶的時候，她便沉沉的睡去了。

是天國的清晨了，燦爛的陽光，映着清幽的自然萬物，表顯出無限的和平。宇宙都更新了。罪的痕跡，罪的咒詛，和罪的一切的一切，都已永遠的消滅了。看啊！這裏是幸福，那裏是喜樂，再也沒有強暴，再也沒有殘殺。聽啊！此處有歌聲，彼處有琴響，那裏還見悲哀？那裏還見哭泣？魏夫人置身其間，感得一種說不出的安泰。她看見了救主，看見了歷代以來的聖賢，又看見了無數的天使，拿着棕樹枝和金琴，在那裏酣歌歡舞。一轉瞬間，她的早年伴侶已來站在一旁了。祇見他臉上顯出榮光，流露着無可描摹的喜樂，笑着說道：「浩祿也在這裏！」

「是，父親，我也在這裏。」一個音樂般的聲音這樣回答。那時他們眼中所視為最寶貴的「他」，便站在他們面前了——他們的兒子，已轉成了基督的形像。

「祿兒，祿兒，感謝上帝。我們的天父果真聽了我的禱告，果真應了我的祈求麼？然而救主究竟是怎樣的尋到了你，救拔了你呢？」

「母親，你不記得麼？我出洋臨行的那天，你不是把一本刻有記號的聖經放在我的箱子裏麼？就是那本聖經，同你在旁邊批註的話，感化了我的鐵石心腸。我在罪惡中的時候，精神上可以說無時無刻不負着重擔，後來就把我疲乏的身心，投誠於這位解放人羣的救主腳前，纔得了自由，得了安慰。祂從罪惡的淤泥中，將我救拔，示我正直之道，指引我的人生，一直到這更美的世界來享受光明。」

東歪西倒凌亂不齊的脚步聲，把魏夫人從方才的極樂之境，拉回到這個骯髒的世界。此時已近午夜，浩祿倦遊醉歸了。魏夫人定一定神，纔知道方才的情境，不過是南柯一夢，只落得一場空歡喜而已；原有的煩惱，現在又重新開始一一的湧上心頭了。然而她又竭力回味過去的景色，想藉此繼續得些安慰，或者竟可以重圓好夢呢。

魏夫人幾時睡的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她是不相信夢兆的，所以也沒有把方才的情景，當作一種將來的預示，更不一定以為這是上帝的指示，可是她從夢境的回味之中，對浩祿却又生出了一線新的希望，突然領悟到一種新的計畫。因為愛子心切，她就立刻打定了主意，要實行這個計畫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她便拿了她那隻寡婦的撲滿——多年辛苦勞碌的血汗——到城裏去為浩祿買了一本聖經。她盡手中所有買了一本最好的，也不想到自己的風燭殘年，和不測之需。唉！在她看來，兒子的性命，確是要比自己的寶貴得多了。

這本聖經，經過慈母的一番工程，確可算是世界上最善最偉大的一本書了。從創世記直到啓示錄，每一章，每一節，凡是她認為日後有感化她愛子之心的可能的，她都用自己的手，鄭重的劃上

記號。她劃的是何章節，這裏不必提起。總之，這種特殊的計畫和救人的苦心，是祇有一位仁慈機智的母親所能有，所能想，所能行，所肯行的。

且不顧洩漏秘密告訴了諸位吧！她在標劃這本聖經時所注重的有兩端道理，——相信耶穌為整個人類的救主，遵守祂一切的律法。魏夫人知道耶穌是全部聖經中的主人翁，就是唯一的救主。天是祂所造的，地是祂所創的，人也是從祂而有的。祂設立了十誡，治理了世界。我們的祖先亞當，以諾，挪亞亞伯，拉罕和歷代的君王，以及聖經中的先知先賢，一直到今日的我們，無不受祂的洪恩，賴祂得以生存。她也知道耶穌「是創世以來被殺的羔羊，」——因為世人犯了罪，祂就來代人受罪，為人而死，後又復活，——在祂未死以前，在祂死了以後，世上的人們，都是依賴祂而得救的。在魏夫人看來，全部聖經簡直可以稱為「耶穌書」，完全是講到耶穌——罪人的救星和朋友。

她希望浩祿翻開這本書時，可以隨處注意耶穌，隨處感覺祂的慈愛，聽見祂的呼聲，因而心有所動，屈身為祂服務。

這樣看來，魏夫人特別注意耶穌的律法，也是分內之事了；因律法既是基督親自所立的，且又捨棄自己的生命，為要使律法可以銘刻在人的心上，那末律法對於人的得救與否，豈不是極關重要的麼？所以她對出埃及記廿章，更是十分重視，幾乎把上面的十誡，視為勸她兒子歸向基督的總關鍵了。

魏夫人把全部聖經註好了以後，又在書面的一張空白紙上寫了一段自己的勸告。因為胸中縈迴着說不出的情緒，所以還在紙上平添幾點淚痕的點綴。她寫着道：

「我最親愛的祿兒：

我愛你，我將永遠的愛你；然而還有一位比我更愛你，祂的愛心勝我萬倍，祂的能力高我無比，這一位就是耶穌。你現在不愛祂，只是我將一生爲你祈禱，希望你有一天可以領略祂的好處而投身於祂。這本書，是祂送給你的，請你讀——爲了祂，爲了我。這本書裏面的應許，都是堅確的；其中的教訓，都是實在的。如果你能接受了放在心裏，那末你就可以成爲一個新的人，純潔的人，強壯的人，而又戰勝罪惡的人，並且能享受絕頂的快樂。你還可成爲人們的造福者，使那爲你而死的朋友——耶穌——心中生出快樂，而且不久以後，有一天你可以到一個地方與我會面，永不再有別離了。

你親愛的母親」

這本劃好的聖經，在秘密之中保守了好幾日，直到浩祿整理行裝將要動身之時，魏夫人就抽一個空，趁浩祿不在的時候，塞在他箱子的一角裏。

「再會！母親！」浩祿預備走了。

「再會！我最親愛的祿兒！」說着就緊緊的把他擁抱了。本來，眼淚是要奪眶而出的，然而因爲她心中已另有打算，所以臉上反呈一種平安的笑容。

她對着他的耳朵輕輕的說出慈母的心願，只是他沒有回答，逕自毫不留戀的走了。



## 第二章

## 水深火熱中的救星

是晴和的五月天氣，一個雲淡風輕的清晨，日本郵船橫濱丸滿載着乘客和貨物，從美國加利福尼亞省開船，在黃金海峽中向澳洲新金山進發了。艙面上有一個新僱的水手，就是那棄母離家的浩祿。諸位要曉得：他的心腸，雖然因為多次的作惡已經硬化了，可是在他心的深處，還存着一點天真的稚氣，是他所不能去掉的。

橫濱丸鼓動它偉大的飛輪，漸漸的增加速率，直向那茫無邊岸的太平洋中駛去。故鄉的土地，景色，慢慢的縮小形跡，變得模糊不清了。一般乘客的心中，大半都起了一種人情所不能免的感觸。鐵石心腸的浩祿，居然也動了思家之念。他似乎覺得故鄉是值得留戀的，也似乎覺得有母親的好處了。他自己也說不出是甚麼緣故。大概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身旁已不再有一個母親，——不再看見母親的面容，不再聽見母親的聲音——所以他腦海中對於母親，便起了一種不同的觀念吧！唉！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」大概人都是這樣的呵！他想了又想，母親到底是美麗的，是慈祥的。他恨不得跳下船去，立刻回家，可是這怎麼可能呢？船已行得很快，他又無法叫它倒退，也祇得由它去吧。

這種思想，不過是暫時的，然而這也足以證明，母親之愛的印象在他心上還沒有完全消滅。那頑硬的心上，還有一點可受感動的柔軟之處；就在這一點柔軟之處，上帝要下手觸動他，感化他，領導他日後到一個革面洗心的地步。

忽然，有一二滴不聽使喚的眼淚奪眶而出，但是立刻就被拭去了；因為怕被別人嘲笑自己的懦弱。浩祿又硬起心腸，決意打消這種「非大丈夫所當有的思想」——打消慈母的祈禱和希望。他自己心裏說：「放漂亮些，不要學這種孩子的脾氣，一個人難道不求體面嗎？」他似乎得勝，果真克服了自己，把這種思想丟開了。

橫濱丸上的船員，是很混雜的，各國的人都有，大概都是些花天酒地放蕩不羈的流氓。浩祿遇見了這一般人，真是志同道合，可謂「得其所哉」了。

「噢！這是甚麼東西？」浩祿在他的箱子裏找一件衣服，一個四方的紙包，隨着那件衣服被拉掉在地上。

「我從未見過這個紙包，怎麼我的箱子裏會有這包東西呢？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就急急的把它拆開了。

「呵！一本聖經，一本聖經。哈哈！母親以為我是這樣一個骯子，竟會看這種無聊的書麼？可是這本書的樣子很不錯，怪精緻的，倒也很值得幾個錢呢！哈哈！真滑稽！我魏浩祿這樣一個酒漢，而且還是個賊，現在也會拿着一本聖經，這未免太有趣了，有了，我來向他們這班老朋友講道吧，傳道

的生意也不錯呢。」

他把書翻開，不料第一頁就看見幾個很熟悉的字，是他母親的手跡寫着道：「我親愛的祿兒。」他的咽喉忽然覺得有一個硬塊塞住了。轉瞬之間，他又歸回到幼童的時代了。他似乎看見自己在那裏天真爛漫的倚偎在慈母的懷裏，聽着她的歌聲，享受着她的撫慰。再想起他自從成年以來，曾怎樣的蔑視謗侮，對於母親的勸戒，就不禁又落了幾滴眼淚——不歡迎的酸淚。立刻，他又掉轉頭來，向後偷看，生怕有同伴在那裏瞧他，要譏笑他的懦弱。

然而他又身不由主的往下看，一直到看完了這封母親所寫的信。看完以後，也沒有放下那本書；——說丟下吧，又却一頁一頁的繼續往下翻着。他看見幾乎每一張，每一頁，都有慈母的手跡；而且在紙的邊上，還寫着許多懇切沉毅的勸勉的話，不是母親寫的，是誰寫的呢？

這時慈母的愛，同強硬的惡念，在他心中交戰。可憐的浩祿，在惡魔的鐵蹄之下，竟沒有半點自主之力，以致罪惡的勢力，終久佔了勝利。唉，可惜！然而沉溺於罪中的人，那一個不是這樣的呢？

「我不要再看這種東西。我無論跑到那裏，難道都要被這種可惡的東西纏擾的麼？」他這樣說着，就把那本書往箱子裏一丟，砰的一聲，把蓋子蓋上，跳上牀去，鑽在被窩中睡覺了。

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橫濱丸在那無邊無岸的海洋中與波濤奮鬪，已近一個月了。這一個月的生活，確是難堪的生活，狂風怒濤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。因海浪的威力極大，那船竟一會兒被拋上高天，一會兒又被擲下深淵，幾乎時時有覆舟滅頂的危險。乘客和船員之中，也不止有一個人說：「這



次如果能够平安到岸，以後就是死也不願再過這種海上生活了。」——人遭遇了患難，纔會想起和平之樂。

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在這白浪滔天之時，橫濱丸的貨艙中，不知怎的忽又宣告失火了。這真所謂「水又深，火又熱」了。而且這次船上又載着大批的煤油，若被火勢延及，那末全船的人，就只好瞑目待斃了。因爲性命攸關，船上的一切人員，無不通力合作，手足並用的拚着性命，要趁煤油還未着火以先，撲滅火勢。全船的秩序，頓時大亂，一種憂急恐惶的情形，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。火星爆烈的劈拍聲，救火員的吶喊聲，婦人和孩子們的哭泣聲，怨嘆聲，報告火警的鐘鐸聲，鬧成一團糟，嘈雜至於極點了。水龍呀，提桶呀，臉盆呀，凡是可以用盛水的器皿，都用出來了。有一個人，竟拿了一隻茶杯，也來救火！——急昏了。

船主梅恆，是個基督徒，爲人沉靜寡言。他的人格，和一切舉止行動，向來是部下所敬重仰慕的。他的禮貌，勇敢，鎮靜，節制，和高尙的態度，顯然是個中流砥柱，與全船的船員有天淵之別。他當船主之職，已有三十年了，然而火警的經驗，這還是第一次呢。

這次的火警，自然要他用出生平的力量來安排施救了。他的心中，不消說得當然也是嚇得魂不附體。然而表面他仍竭力鎮靜，一方很敏捷的調遣各人，使之各盡其職，通力營救。大家在擾亂之中，看見他以這種鎮靜的態度出任指揮，也就跟着他鎮靜起來了。原來大家對於梅恆船主的辦事，素來是十分信服的，並且大家也似乎都覺得他確有一種超乎常人的智能，足以應付一切危機。這歷一來，船